

荒诞主义的狂欢，百变酒精的魔法

原创 忍冬自选集 忍冬自选集 2021-06-28 18:02

23/ 《荒诞主义的狂欢，百变酒精的魔法》

前提说明：我不了解rap，不了解这首歌的作者，所有文字都是基于这首歌本身的直观感受，不喜欢就算了（抄朴赞郁的）。以及，音频放不上来，请自行网易云搜索聆听。

1 现实与艺术加工

《百变酒精》旋律富有节奏感，歌词朗朗上口，以说唱形式描述了一个实则是悲剧的故事，从而完成了中心主旨与其艺术形式的互文：1. 歌曲拥有在激昂外表下的残酷内核 2. 主人公本身也付出了其花天酒地生活方式下毁灭性的沉重代价。

首先剥离创造者和主人公，无名主人公：青年男性，酷爱饮酒，因为长期酗酒丢失工作、严重损害健康，也导致亲情、友情、爱情三方面的恶化以及缺失。

《百变酒精》荒诞主义的一方面体现在主人公生活与社会主流规则的脱离。社会所定义的成功一般包括了金钱上的满足以及社会地位上的高贵，而主人公对这种固定模式的反抗可以从几句歌词中体现。

2 传统与反抗

“我暴揍我的老板并且丢了一个岗位”...“我不仅有了工作收入还低了几倍”，描述了主人公在饮酒过度无法自控的情况下与上司产生肢体冲突，并且丢失了固定工作；这依然没有让他停止喝酒，在数次断片并且在工地醒来后，他与工头产生了良好的社交关系并且找到了工地搬砖的工作。

用“不仅”和“还”作为连词，而非“虽然、但是”，背后传达出的逻辑关系是反抗社会主流思想的：主人公并没有因为“工人”这一看似不够高贵的职业或是低了几倍的工资而感到羞耻和难过。这是一种对于职业刻板印象的异化，把花天酒地的生活（酒吧蹦迪这一资本主义的行为）与工人这一无产阶级岗位连结起来，增添了整首歌曲荒诞主义的氛围以及对阶级的微妙刻画。

“各种酒的品牌开始排队找我代言，都被我给拒绝，老子才不在乎钱”；“每次喝完我都会丢失一台手机，如果没偷到我手机我隔日给你邮寄”；“每个摩的司机都把我当兄弟，他们不仅送我回家还要抢光我的首饰。”这三句歌词主要透露了主人公的性格以及其对于物质财产不屑一顾的态度。

主人公在自己无节制的酒精生活中毫无疑问的丢失过很多财产，如许多人视为生命的手机，但他并不把旁人对于自己财产的窥伺当回事，甚至以一种无私的给予态度把这些奉献出去。与此同时，主人公仍避免不了日常生活中的花费，即使赠卡也有50的低消，这种矛盾性体现了主人公的价值观与周遭环境价值观的冲突，他在妄想中坚持自我，却无时无刻不沉浸在他反抗的环境与价值中。

3 健康与死亡

禁忌性的事物往往最有喜剧效果：如死亡、疼痛和性。

（很好笑）

在《百变酒精》中，第一句歌词就点明了主人公酒精过敏的身体特征，后续的四十万个红疹与烤肠般的嘴唇更证实了这一特性，然而主人公在整首歌曲中却从未停止喝酒与宿醉。主人公不仅对于金钱和社会地位不屑一顾，对于自己的健康状态也置若罔闻：此处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救护车每天凌晨三点准时送主人公回家，而家人对他的要求已经降低为活着。在这样严苛的健康条件下，主人公的饮酒行为被晕染上了社会意义与生理意义双重上的禁忌性，也让他的喝酒行为在听众看来更加好笑。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宣扬“同一物的永恒轮回”是事物的终极真理，弗洛伊德在《快乐原则的彼岸》中将“反复冲动”看作与性欲一样，是人类所具有的基本冲动之一。歌曲中的反复冲动体现在主人公对于饮酒的上瘾，就像旋律中反复出现的drunk一词一样。

在歌曲的末尾，随着鼓点的暂停，主人公曾回忆起以前成绩优良的自己，并承认了饮酒对他的毁灭性。主人公清楚地明白酒精是他不幸的源泉，却依然无法停止饮酒，于是鼓点继续，drunk一词依然重复到了歌曲的结束，在主人公的生活中不断地反复重复者直至死亡

4 与其他文艺作品的相似性

《百变酒精》很容易让我想起一些其他的作品，比如椎名林檎的《丸内虐待狂》，周星驰的电影，《小丑》，甚至是《伦敦生活》。他们的相似性在于对于小人物的描写，边缘化的角色在泥潭中的生活被以喜剧的方式传递出来。

《伦敦生活》中的女主角fleapag对性行为上瘾，丸之内歌曲中的主人公在普通白领的生活下为了买一把昂贵的吉他在银座陪酒，而《百变酒精》主人公对于酒精上瘾难以自拔；

（很好奇ringo的灵感是不是来源于1997年东电ol杀人事件中的被害

女子）

fleapag在他人眼中始终过着乱糟糟、邋遢、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在各个庄重场合做出荒诞而不合时宜的事情，与所有人都难以维持良好关系，社交尴尬而表面。在《百变酒精》中难以看到主人公在平日生活里遭遇到的痛苦与非议，喜剧的外壳就像旋律一样紧紧地包裹在痛苦外面，为这首歌曲也贴上了一副假面。

fleapag的父亲曾对她说“我想是因为你比我们所有人都懂得爱，所以你比所有人都痛苦。”我认为这句话在所有小丑式的形象中都适用：他们努力感知爱与周遭世界，做出最真实的回应，却不得不在一次次伤害下学会伪装，或者彻底的走向疯狂。

5 最后

我曾经和很多人说过“只有疯子吸引我”，因为在荒诞的世界中，疯子才是正常的象征，（这里的正常只是一种可变的定义），才让我感到轻松，就好像沼泽地中的一点氧气，黑白世界中的一抹色彩，所有人装聋作哑低头行走中的一声划破天际的

尖叫。

“我没有在胡说八道，也许有，但是没人在乎。”

延安高架

(完)

